



新系列
叢書 34

保守主義

羅伯特·尼斯貝 著

邱辛曄 譯

顧駿 校閱

保守主義

CONSERVATISM

羅伯特·尼斯貝—著

Robert Nisbet

邱辛曄—譯

顧駿—校閱

桂冠新知叢書34

保守主義

著者——羅伯特·尼斯貝(R. Nisbet)

譯者——邱辛蔭

校閱——顧駿

責任編輯——初惠誠

發行人——賴阿勝

出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166號

地址——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話——(02) 219-3338 · 363-1407

傳真——(02) 218-2869 · 218-2860

郵撥帳號——0104579-2

排版——友正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海王印刷廠

初版二刷——1997年11月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 957-551-489-0

定價——新臺幣15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購書專線／(02) 218-6492》

保守主義／羅伯特·尼斯貝(Robert Nisbet)著
；邱辛曄譯--初版--臺北市：桂冠，1992
〔民81〕

面：公分--(桂冠新知叢書；34)

譯自：Conservatism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551-489-0(平裝)

1. 政治-哲學，原理

570.115



81001466

作者簡介

羅伯特·尼斯貝（Robert Nisbet）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阿伯特·施書策名譽教授和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副研究員。他是美國哲學學會和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的當選成員。著作甚豐，其中有《探索共同體》（*The Quest for Community*）、《社會學傳統》（*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和《進步觀念史》（*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目 錄

作者簡介	1
前 言	1
第一章 保守主義的淵源	7
第二章 保守主義的教義學	29
歷史和傳統	31
偏見和理性	39
權威和權力	45
自由和平等	58
財產和生命	68
宗教和道德	83
第三章 保守主義的若干後果	93
第四章 保守主義的前景	115
關於本書所引著作的說明	135
在正文中提及和主要保守主義者的生卒年份和國籍	139
索 引	141

前 言

保守主義是以往兩個世紀中與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並列的西方三個主要政治意識形態之一。我知道，有些作者一直避免用「意識形態」一詞來指稱保守主義，其原因顯然是認為這一哲學就其本性而言，缺乏一種真正的意識形態所必然具備的行動主義要素和改革因素。

vii

然而，這是以狹隘而僵硬的觀點去看待「意識形態」一詞。撇開該詞已經具有的歷史意義——諸如在拿破崙時代，意識形態被用來做為某類觀念的蔑稱，馬克思（K. Marx）將該詞用之於一種社會階級的集體意識——不說，在我們的時代，「意識形態」所包含的涵義是頗為清晰的，也是完全有用的。簡單地說，意識形態是道德、經濟、社會和文化諸觀念的任何言之成理的一以貫之的整體，它與政治及政治權力有著衆所周知的和實在的聯繫；更明確地說，意識形態是使觀念整體之獲得勝利成為可能的一種權力基礎。與僅僅具備轉瞬即逝構成的某種見解對照，意識形態能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保持其活力，有其主要的鼓吹者和代言人，並達到相當程度的制度化。看來，在意識形態的歷史上，也有著具有神授魅力的人物，如保守主義者中的柏克（E. Burke）、迪斯累里（B. Disraeli）和邱吉爾（W. Churchill）爵

士等人，以及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中的類似人物。

VIII 任何的意識形態都能魔法術一般地與實際政治——政治家、政黨、宣言、正式的法律——以及各種書籍、文章和學術性講座相聯繫。對於意識形態，我們最初的念頭可能更多地涉及第一個領域，即競選、選舉、政府權力和政治演說之類實際政治的領域，而不是上述的後一領域。但總的說來，這種看法是靠不住的，甚至是暗藏著危險的。當然，實際政治和意識形態是有關係的，但這種關係並非牢不可破，沒有任何東西能使甚至最有紀律的黨派及其領袖人物永遠忠誠於這一意識形態。緊急狀態、意外事件以及策略性的決定都會導致了背離教條。由於這種背離通常是在爭取個人或黨派勝利的名義下發生的，因而，它很可能並不十分要緊。畢竟對於一個黨派來說，壓倒一切的目標就是勝利。這一情形同樣也很適合於做為個人的政治家，無論他是多麼地一本正經。

要想從政治家們的決定和行為中推知意識形態，那多半會導致混淆。在人們和各種事件的打擊之下，意識形態不是不可改變的和不受影響的。而且，也沒有哪個政治家會僅僅依靠意識形態為生；一切政治家都沒有恪守自己所代表的意識形態，他們在有些方面做過了頭，而有些方面又做不到。像安泰一樣，政治家必須不時地接觸意識形態的土壤，但是，我們永遠不應該低估那時時衍生的權力誘惑、擊敗對手願望的誘惑，以及報復衝動的誘惑。

林肯(A. Lincoln)頒布解放奴隸宣言，俾斯麥(Bismark)鼓勵失業保險，迪斯累里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致力於制訂改革法案，邱吉爾於一九〇九年接受自由黨人以及反貴族制度法案甚至反飲酒法案，戴高樂(de Gaulle)令人震驚地取消自己制定的

阿爾及利亞政策，所有這一切大膽手段都是畢生的保守主義者所採取的。但是，企圖硬把他們中的每一個都納入佔支配地位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則是荒謬的。因為它忽視了這樣一點：每一個大政治家在內心深處都受其深切的自我願望或國家的無上命令所驅使。

迪斯累里說到了重點：

事實上，先生們，一個政治家是時代的產物、境況的產兒，是由時勢所造就的。一個政治家本質上是注重實踐的人物；當他被請出任職時，他並不會去探究對此事或彼事可以有怎樣的看法或沒有怎樣的看法；他只需確定採取那些必需採取的，並且有利的也是最為可行的措施。

邱吉爾注意到，「對於人們的行動，真正的愛國主義有時在不同的時期會提出截然相反的要求。」純粹的個人內驅力，簡言之就是利己主義，永遠不應被忽視。比弗布魯克(Beaverbrook)勳爵關於勞埃德·喬治(L. George)的評價永遠是中肯的：「他並不在乎馬走向何方，只要完全處於他的駕馭下就行。」據說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曾說過：「寧可失去殖民地，也不能不要原則。」然而，沒有哪一個真正的政治領袖——克倫威爾(Crowell)、林肯、戴高樂還是其他人——會說這類廢話。

那麼，我們上哪裡去尋得意識形態的實質？在我看來三十年前艾略特(T. S. Eliot)在一次關於文學和政治問題的演講中●，

●《政治文學》(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s)，倫敦保守主義政治中心出版，1955年。

對保守主義或任何其他意識形態的實質問題提供了充分的答案。艾略特指出，實際政治的本性迫使我們進入一個不同的輟略層次；按其友人德曼特（V. A. Demant）的用法，艾略特稱這一層次為「前政治」層次（pre-political）。艾略特認為，「這是任何健全的政治思想都必須紮根於其中，並從中獲取營養的層次」；這種前政治層次是由各色人等、社會批評家、政治哲學家、文論家甚至高度實際的政治家本人在一段相當漫長的時間裡創造出來的。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宗奉一個巨大的政治目標，該目標在西方是由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最突出地代表著的。艾略特論述說，通常，「思想與行動之間」存在著一個「類型的分級」，其兩個極端分別是沈思層次和「政治小卒子」層次，而介於這兩者之間的便是「前政治層次」。

本書的基本關注點是現代保守主義的「前政治層次」，雖然並不絕對地忽視政治層次。在大部分篇幅內，我所論述的是一種政治思想的傳統——以埃德蒙·柏克一直到當代的拉塞爾·柯克（R. Kirk）、邁克爾·奧克肖特（M. Oakeshott）和貝特朗·德·儒弗內爾（B. de Jouvenel）。當然，在這樣一部著作中，最主要的內容是共有的觀念和價值、政治思想的原則及教義，而
X 不是種種重要人物的個性特徵和直接環境。本書也不是一部關於保守主義歷史的著作，而是對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剖析，或者如我在第二章所稱的那樣，是一本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教義學著作。對於我這一目的來說，重要的是由諸種視野構成的主結構，基本的洞見和命題，以及保守主義的理論貢獻，因為這套思想體系在西方已存在了近兩百年了。

我已經把目標對準了保守主義的基本要素。在我看來，這些要素不僅重要，而且以其他各種意識形態為背景來看，也有其特

色。把保守主義稱為：「自由政治學」或者「對政治德行的求索」，也就是說用兩個最新的概括指稱這一意識形態，可能是正確的；但是，我以為，當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樣能夠理由正當地以此描述其本身的時候——無論其正確還是錯誤——我們便沒有在剖析保守主義方面取得長足的進步。因此，我所尋求的是既為保守主義所特有的，又能證明是在兩百多年中持續存在的諸種主題。

本書引證了較為著名的保守主義哲學家的論述，目的與其說是取其材料，毋寧說是取其風味。我有意避免對此做任何歷史年代方面的考釋。因為如已表明那樣，本書不是關於保守主義歷史的敘述，而是對於該意識形態的剖析。並且我認為，尤為重要的只是向人們做這樣一個提示：保守主義的某一重大主題在今天正如在一百多年乃至更久以前一樣到處流傳。我引述柏克的著作甚於其他任何人的著作，這是恰當的並且確實難以避免的。柏克是保守主義的先知——保守主義中的「馬克思」或「穆勒」（J.S. Mill）；在最近的四分之一世紀裡，無論在英國還是美國，他的著作都一直為人引述，並且他本人得到了其他保守主義者的承認，其程度超過以前任何可資比較的時期，這足以表明他那持久的先知地位。如同宗教或神學一樣，主要意識形態的精髓就是強調其持續性和一貫性。科學不斷地試圖超越其創始人，但意識形態則不然。柏克今天何以能夠與「前政治層次」中的儒弗內爾、柯克和奧克肖特之輩，以及「政治層次」中的余契爾（M. Thatcher）和雷根（R. Reagan）之輩進行對話而很少有所障礙，其原因就在這裡。

第一章

保守主義的淵源

保守主義直到大約一八三〇年才在英國成為政治話題的一個部分。但是，保守主義的哲學實質在一七九〇年就由埃德蒙·柏克的《法國大革命》（*Reflections of the Revolution on France*）一書體現出來了。在思想史上，很少有哪一套觀念像現代保守主義緊緊依賴於柏克及其對法國大革命的激烈反應那樣依賴於單獨一個人和單獨一個事件。在令人驚奇的程度上，兩百多年以來，保守主義的種種中心主題只是柏克專門針對法國大革命而闡明的種種主題的擴展而已。

柏克本人清楚地知道，法國大革命實際上是一場歐洲革命，但這一真理還有待於熱情的傳統主義者諸如博納爾（L. G. Bonald）、德·邁斯特爾（J. de Maistre）和托克維爾（A. de Tocqueville）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對它做出詳盡的闡述。在柏克和這些人身上，我們發現了一種與輝格黨哲學或進步哲學截然對立的歷史哲學的輪廓；我們還發現了對於封建主義以及其他歷史形成的結構，如父權家庭、地方共同體、教會、行會和地區之重要性的敏銳論述，在自然法哲學的集中化和個別化的影響下，這類論述幾乎已經從十七和十八世紀歐洲政治思想中消失殆盡。在霍布斯（T. Hobbes）、洛克（J. Locke）和盧梭（Rousseau）

的著作中，傳統社會及其歷史演化發展的羣體和傳統至多只得到曖昧的承認，並且，幾乎總是受到敵視的。獨處社會和思想之中心的是個人這一毫不含糊的實在，而制度則處於邊緣。

柏克改變了這整個個人主義視野，在這方面他的作用超過其他任何一個思想家。《反思》通過指責法國大革命以及導致這場革命的「自然權利」空論家，在這場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於歐洲發生的視野之重大變遷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在《反思》出版後，經過整整一代人的時間，西方捲起了一個完整的 Aufklärung（啓蒙運動）風暴，其核心無非是反啓蒙主義運動（anti-Enlightenment）。法國的博納爾、邁斯特爾和夏多布里昂（F. A. Chateaubriand），英國的柯爾律治（S. T. Coleridge）、騷塞（R. Southey）、德國思潮中的哈勒（K. L. von Haller）、薩維尼（F. K. von Savigny）和黑格爾（G. W. F. Hegel）以及西班牙的多諾索·科爾特斯（Donoso y Cortes）和巴爾梅斯（J. L. Balmes）的聲音，在整個西方激起了迴響。在美國，約翰·亞當斯（J. Adams）、亞歷克山大·漢彌爾頓（A. Hamilton）和羅阿諾克（Roanoke）倫道夫（J. Randolph）則提出了自己的告誡和建議。所有這些發自歐洲的或是美國的聲音都充滿了對做爲先知的柏克的敬意。

爲了理解柏克的《反思》對西方精神所產生的直接影響，我們務必仔細注意在整個十八世紀的西歐一直處於不斷發展之中的傳統主義原則及激情的本質脈絡。如果說我們通常對於伏爾泰（Voltaire）、狄德羅（D. Diderot）以及德奧爾巴克（Holbach）的更令人興奮的啓蒙主義思想有著偏好，那麼，我們卻容易忽視歷史上那種與啓蒙主義運動的高度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相反的力量。但是，這裡依然存在著既是教會的產物，同時又是教

會中大量宗奉正統觀念而不是自然宗教、自然倫理的哲學家 and 神學家的產物。自然宗教和自然倫理產生於十七世紀的自然法，**啓蒙哲人們**越是宣揚自然權利學說那套啓蒙主義，大學中的哲學家和歷史學家們越是求諸於維持歐洲達千年之久的傳統，後者當然全都具有宗教取向。

在整個歐洲，啓蒙主義的世界主義觀念蔓延之時，除了教會以外，還有許多古老的市鎮和行會越來越轉向其本身的歷史、傳統、聖人、英雄、政府和技藝。許多詩人、作曲家、演員、藝術家、手藝人及編年史作者非常滿足於以自己所處的共同體的素材來進行創作，而並不爲了潛在的幸運和名譽就離開本地，進入歐洲各都市。探索本地方言、民間文學，爲人忽視的藝術創造者、久遠的軍事英雄以及類似的其他人物事件的活動，在十八世紀中期德國的許多地方都非常活躍。那種控制了十九世紀英國和法國許多人的中世紀魅力在整個十八世紀的德國和全歐洲都是非常明顯的。在德國，沒有哪一個城市能像巴黎和倫敦那樣把它的智力權力凌駕於整個國家之上。傳統主義幾乎不可避免地居於**地方主義**（localism）——它支配著德國，並且也不可忽視地支配著英國和法國的許多地方——的精神之中。

在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很久以前，柏克在其親自撰寫的圖書評論《紀事年鑒》（*Annual Registrar*）及其他一些講演中，已經清楚地表明了他對法國啓蒙主義中典型的理性主義精神的反感，以及對盧梭的那種比對任何人都強烈的反感——他承認盧梭的才能但對其道德觀和政治觀極其厭惡。他對倫敦、巴黎及其他所有地方（包括紐約和波士頓）的「格拉布街精神」●也表示憎惡。從

●即窮秀才心理。格拉布街為窮苦人集居地。——譯者

他在英國開始其政治生涯起，柏克就站到了被他視為英國政治歷史「偉大傳統」的一邊。

因此，在柏克本人身上以及在英國和整個西歐，都存在著一種柏克在《反思》中直截了當地建立起來的那種哲學的背景。在歐洲，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話——能夠與柏克抨擊雅各賓黨人及其在法國的立法時所具有的雄辯相提並論。但是，至一七八九年，卻存在著相當多的歐洲人，他們實質上的保守主義精神受到大革命的沉重踐踏。雖然保守主義們和保守主義這兩個詞語直到一八三〇年才運用於西方政治領域，但是，其本質卻遠遠地早於該詞語便產生了。

4 就英國的保守主義而言，其中毫無疑問地有著某種被柏克——一個忠誠的輝格黨人——歸之於托利黨的東西，托利黨歷史較為悠久，並受到君主制度以及相當程度的貴族制度的偏愛。而且柏克還是典型的托利黨人約翰遜（Johnson）博士的友人。但是，柏克寫給鮑斯威爾（J. Boswell）的一封信可能澄清了他與托利黨原則之間的關係：「星期六我在喬舒亞（Joshua）爵士處與你的友人約翰遜博士一起用餐。我們過得很愉快，因為我們沒有一句話、一個詞、一個音節、一個字母、一個逗號，或者任何一個稱呼涉及到政治要素。」在英國後革命政治（post-revolutionary politics）時期通常很激烈的爭論中，托利黨人和輝格黨人可能發現他們往往在特定的論題上達到一致，並且當新的保守黨（New Conservative Party）在皮爾（R. Peel）爵士時期形成的時候，還存在著一種托利黨和輝格黨兩種教義的混合物。儘管如此，十九世紀的英國保守主義更多地採納的是柏克及其著作的觀點而不是任何托利黨人的觀點。而現代英國保守主義者之使用「托利黨」一詞則在某種程度上一直是感情成分多於真

正實質性的成分。

柏克為號召全歐洲的傳統主義者團結一致，共同反對法國大革命，而在他自己的祖國付出了沈重的代價。由於他對法國大革命所採取的立場表現出一種近乎不忠實於原則的前後矛盾，柏克在國內外受到廣泛譴責。人們一再問道：既然他現在反對法國尋求從君主政治的專制下獲得解放，他過去怎麼會支持美國殖民者以及世界上其他受暴政壓迫的民族呢？英國的輝格黨人，其中包括柏克長期的朋友和同盟者查爾斯·福克斯（C. Fox）在法國大革命的問題上與他決裂了。然而，這裡不是試圖進行釐清的地方；我們在此所能做的一切只是簡潔地概括出柏克為自己所做的辯解。在法國問題上，他堅持同樣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曾經驅使他為美國人、印度人及愛爾蘭人反抗英國政府「獨裁權力」的事業進行辯護。在其中每一項辯護中，柏克都是代表一個處於外來權力暴行之下的民族自身和歷史的傳統而提出聲辯。美國人民有自然發展其潛力的充分自主權，如果不承認這一前提，就不可能理性地談論美國人民的自由問題，而美國人民畢竟基本上是生活在英國之外的英國人，生活在同樣地支配著英國人的那些法規和習俗之中。這種情況同樣也適用於愛爾蘭和印度，在這兩個國家中，土生土長的精神正處於外邦精神的肆虐之下。

在法國，對於傳統政府和傳統精神的暴行來自一個法國人小羣體——雅各賓黨；但是，柏克認為，在這一問題上的基本原則與他為美國殖民者所做辯護中得出的原則並沒有什麼不同：過去，爭論點是自由，現在，仍然如此；而對自由的侵犯同樣在於這一事實：這種少數人的統治是法國人自己的統治。根據柏克的觀點，雅各賓黨人對於法國歷史和傳統的侵犯正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對於印度文化的侵犯一樣。雅各賓黨人統治下的法國「完完全